



他是“新移民中的老移民”  
现在已是南非公民

1992年,孙明雷的父亲孙奎府49岁,之前一直在国内做生意。一个机缘巧合,他从家乡青岛来到了南非。当时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不久,曼德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鼓励外国人前来投资。

孙奎府决定在南非“扎根”。两年后,他把16岁的儿子孙明雷也接了出来。尽管“生意好做”,但孙氏父子直到2003年方才找到了自己的“主业”。

“父亲喜欢交朋友,酒量也好,而南非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红酒产地,国内红酒产地非常少,时间长了就萌发了和国内做红酒贸易的想法。”孙明雷说。

现在,孙家的红酒贸易已经非常红火,在青岛、济南、广州、上海等10多个城市都有销售点,一年的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慢慢稳定下来之后,孙老先生决定回国,南非的生意就放心交给儿子打理。

“老爷子年龄大了,也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另外国内的很多事情也需要他来处理。老爷子现在还是山东省政府的海外特邀顾问。”孙明雷说。

在南非10多年的经历,使孙明雷对这里的一切已经是轻车熟路。“我算是新移民中的老移民了,很多人来南非的时间都没有我长。我现在已经是南非公民了,怎么说呢?主要是出于生意、生活上的考虑,方便一些。对于南非的环境、气候什么的都已经完全适应了。”孙明雷说。

他是南非警队中唯一一个中文翻译  
曾多次帮南非警方做卧底

刚见孙明雷的时候,他就对记者说:“我的经历远比同龄人丰富。”即便如此,深聊之后,才发现他的经历依然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直到现在,他还是一名现役警察,警衔是“中士”。

1999年,在这里居住满5年的孙明雷入籍南非。第二年,一个白人朋友在一次聚会上问他:“想不想当警察?”从小就对参军梦想却一直没能实现的他马上满口应承下来。“南非是有兼职警察的,不发薪水,纯粹是打工,但服装、装备什么的都和他们的正式警察一样。而每个月为警局工作满16个小时就可以了。”孙明雷说。

随后,他被送入了当地的警察学校,系统学习了擒拿格斗、射击、刑侦、犯罪心理学等警察的必修课。原本就有一些武术功底的他,很快就脱颖而出,还多次被南非警方选做卧底,帮助打击当地的犯罪团伙。

“我从2003年开始当卧底,帮助他们破了很多案子。最后一次在2006年,那一次我是扮演一个从南美洲来的受骗亚裔,到这里和尼日利亚黑帮接头。我的任务是引着警察到他们的老窝。从我一出机场,上了他们的车后,警察的车就在我后面跟着。但是当到了黑帮所在地时,警察竟然跟丢了。他们便给我打电话——一个被骗到南非的人怎么可能一到这里就有人给我打电话?所以电话一响,我马上掐断,转身就跑。恰好送我过来的出租车还没离开,冲上车,就立马让司机开车。幸好跑得快,不然肯定死定了。”

虽然是像讲故事一样讲述当年的这段“传奇”,但现在说起来,孙明雷还是心有余悸:“也就是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当卧底了。”

不过他现在依然是一名南非警察,尤其是世界杯的举办,让他更有用武之地。“我现在是南非警察中唯一一名中文翻译,世界杯期间,我被要求手机一天24小时开机,随时随地接受任务。前两天还通过电话帮他们做了一次翻译。”

看得出来,孙明雷很喜欢警察这个行当。谈到高兴处,他还忍不住摘下腰间的手枪,给我们演示各种动作:“不光要有枪,还得能玩儿得转,才能发挥威力。”



天伦之乐

他是一家钢材加工厂的老板  
扩大规模和产能是他现在考虑最多的

第一次见到孙明雷是在约翰内斯堡保税区的的一个厂房里,厂房挺大,里面堆满了钢板,一个黑人工人正开着叉车装卸货物,两个工人正拿着切割机切割原料。

“这个厂才开起来不到一个月,主要是进口钢板,然后再加工成矿山机械上的零配件,销往当地的那些矿山。现在这间厂房是租的,有1000平方米大小,投资了100万兰特,每个月的产值估计能有300万兰特,包括合作伙伴、会计、工人,我这个公司现在有10个人。”

“我的远期规划是整个厂房扩大到3000平方米,总投资额达到400万兰特,到时候产品的种类会更丰富一些。红酒生意现在已经进入正轨了。”

“总不能躺在父辈的基业上睡大觉吧。”

“虽说治安不好,但南非整体上还是一个适合发展事业的地方。我对这里的一切都适应了,我想我将来的发展也在这里了。”孙明雷说。

和很多华人的朋友圈还都是华人不同,来的时间长,加上父亲打下的基础,孙明雷的社交圈大了许多。

采访过程中,合作伙伴或下属不时进到他的办公室商量事情或请示汇报,他还要不断用英语接电话,言行举止自然有当老板的紧张和潇洒。快到午饭时间,山东人固有的豪爽就显露出来:“走,咱们吃饭去!”

他是约翰内斯堡华人足球队队长  
前几天与毕福剑等人组成的明星足球队踢了一场友谊赛

孙明雷和爱人也是在南非认识的,对方是济南人,在南非上的大学。“都是山东人,一拍即合。”爱人是做石材生意的,平时两人各忙各的,现在两人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儿子,小家伙见到生人一点儿不怯生,非常可爱。

两人都是球迷,世界杯的到来也让两个人有了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同样都很专业,对比赛的想法却各有不同。两人为如何下注(在南非,足球博彩是合法的)争执不下,最后干脆各自打电话下各自的,倒也和谐。唯一让他不爽的是世界杯没中国队。

不仅看球,酷爱足球的孙明雷还踢球,他是约翰内斯堡华人足球队队长。“在这里踢球,先得会打架,那些黑人老欺负我们,好在我打架还在行,干了几架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孙明雷他们的足球队在当地已经很有名气,前几天由毕福剑、黄征等人组成的明星足球队和他们踢了一场友谊赛。采访他的那天,他正忙着给队员以及家属订机票。“去,老婆孩子都去,主要还是玩儿嘛!”



自己的工厂



联系业务



演示手枪



安居乐业

□晚报首席记者 郭韬略

来南非的10多天时间里,我接触的华人不在少数。毕竟,在国外,华人永远都是我们这些“外来者”最信赖最依赖的人。

在“华人在南非”三期的报道中,我们选取的3个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陕西面馆的张老板,是那种在国内的“一般人”,在南非也是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了更好地生活需要不停打拼的人;超市老板海建平,多年的经商经历,让他在出国前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所以他来南非后可以很快“进入状态”,做起了在这里算得上相当规模的超市,养家糊口站稳脚跟对他来讲已经不是问题,但碍于年龄、语言等障碍,他只能更多地把发展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孙明雷年龄最小,但“资历最深”,因为有了上一辈的积累,他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并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南非人,良好的基础让他有着更大的抱负。3个华人,3个断面,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是不同群体的华人在南非的生存状态。

当然,短期的接触不可能让我真正深入到他们生活当中,简短的采访也不太可能全面、真实地展现出几十万华人在这里的生活情况。其实,愿意和记者接触并且不抵触采访的人,还都算是“正常人”。事实上,这里的华人也有“混得远比孙明雷还好的”,他们的司机都是“白人”;也有潦倒如当地一些黑人的“老乔”(这里的华人对更老一代的华侨的统称,他们的祖辈多是19世纪被贩卖到当地淘金的劳工,饱受种族隔离之痛,英语“超好”,但汉语只会说广东话),甚至还有通过非正常途径出来不得已而沦落风尘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接触媒体,寻访起来也非常困难。

当地华人对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的评价也许比我们这些旁观者更准确、更真实。“这里的华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挣到钱的,一种是没挣到钱的,前者在这里感觉很合适,觉得没必要再回去;后者则是不好意思回去,只能继续奋斗。”海建平对我说。我想这已经很精确地描述出华人在这里的全部理由。

无论在哪里,安居乐业都是每个人的愿望。“只要肯吃苦,埋头干个三五年应该能有所成。”我在这里见到的“混得最好的华人”孙明雷说。其实,吃苦耐劳是过上好日子的通行法则,无论你身在中国、美国,还是南非。